

政治 與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孫以清 · 郭冠廷◎主編



POL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524

港台書室



政治與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孫以清、郭冠廷 /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政治與資訊科技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 孫以清, 郭冠廷主編. --初版.-- 台
北市: 揚智文化, 2003[民 92]
面: 公分.-- (POLIS 系列: 21)

ISBN 957-818-576-6 (平裝)

1. 資訊科學 - 論文, 講詞等

312.9016

92019301

政治與資訊科技

POLIS 系列 21

主 編 者 / 孫以清、郭冠廷

出 版 者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 葉忠賢

總 編 輯 / 林新倫

登 記 證 / 局版北市業字第 1117 號

地 址 /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5 樓之 6

電 話 / (02)2366-0309

傳 真 / (02)2366-0310

E-mail / yangchih@ycrc.com.tw

網 址 / <http://www.ycrc.com.tw>

郵撥帳號 / 19735365 葉忠賢

印 刷 / 鼎易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初版一刷 / 2004 年 1 月

定 價 / 新台幣 500 元

ISBN / 957-818-576-6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龔 序

本校政治學所與資訊學所合辦的「政治與資訊研討會」非常成功，會議成果編成這本論文集準備出版，囑我寫一序文。我們都是學者，若只利用這個場合講些應酬話或打打官腔，恐怕不妥，因此我想從一個與會諸君恰好沒有論及的角度（歷史）來談政治與資訊這個題目，以論「網路史學」的性質與發展來與諸君呼應唱和一番。古代演戲時，會先請一人飾官吏，出場先跳一小段，名為「跳加官」，取吉利之意，並作為主戲上場前的暖場之用。以下所述，亦跳加官也，諸君或許會喜歡。

既談政治，話題便不妨從上屆總統選舉談起。

選戰結束後，國民黨政權告終，網路上便出現了不少關於應如何修史的討論。底下是一項民國史應如何記述的擬例：

國民黨王朝在「中華民國」史上，共五帝，凡八十九年。

孫高祖 文：大半輩子都在搞革命，建立「中華民國」，是謂「高祖」，當之無愧。歷朝歷代皆是如此，建國者為祖。

蔣武帝 介石：繼位後，大半輩子都在打戰，故曰「武帝」（意見：依照《史記》中的謚法：武字有武功鼎盛但又窮兵黷武之意，所以這個武字當之有愧，

因為蔣介石把整個大陸弄丟了。不過另外有一個謚號不錯，就是襄字。因為襄字就是單純的窮兵黷武而且毫無建樹，蠻適合的）。

蔣文帝 經國：推行十項建設、解除黨禁與戒嚴令，堪稱「文帝」（意見：依照《史記》中的謚法，文字為文治，武字為武功。不過一般而言，文治通常會在武功之前，因為沒有先文治，儲備國力，哪有錢給後面的人來武功？武功是很花錢的。所以身為一個收爛攤的，不但收得好，而且還要使人民小康，可稱為宣，宣為中興之意）。

李獻帝 登輝：任內完成政權和平移轉，「獻帝」當之無愧（意見：依照《史記》中的謚法，獻是送亡國者用的，例如漢獻帝。但是像李登輝這樣放縱宦官當政、使用情治單位、製造白色恐怖，蠻像明朝的萬曆皇，所以當一個神字當無愧。神乃自以為是聖人再世，實際是一敗塗地之意）。

連哀帝 戰：原以為可兼任總統與黨主席，但一接黨主席就被貶為庶民，故曰「哀帝」（意見：依照《史記》中的謚法，哀是本身無德，有賢人又不知任用，就讓他鬱卒而死。如魯哀公，明明有仲尼生知之而不用，死而後悔。個人覺得用一個惠字比較恰當。因為惠是寓意於貶，無德而又不不知民間疾苦者，如晉惠帝，就是那個有名的「天荒無糧，沒飯吃；為什麼不去吃肉」的皇帝）。

這是有關敘述歷史的「史例」討論，還有些則逕行撰史。例如上屆總統大選之後，網路上刊載了這樣一則「歷史記載」：

輝祖帝有二嫡子，長子戰、次子瑜。瑜戰功彪炳，力排前朝遺老，助輝祖登帝位。帝封其食邑廣矣！然功高震主，帝憂之。遂立戰為太子，收瑜之封邑、釋其兵權，使無立足地也。瑜出走，聯其舊部，欲起。帝恐之，見戰弱，不足以抗，遂尋在野庶子扁，令翰林院哲大夫助之。扁原封邑於北，忤逆帝，貶為庶民。其封邑為庶子九有。然南方擁之，其舊屬勢力廣矣，足以抗瑜。戰雖式微，餘有號召，帝以散瑜之力也。於是乎扁登高一呼，假帝之力敗瑜。遂即位，號扁宗。【作者：june_openfind@address.com(june)，標題：《台灣現代史》，時間：OpenFind 網路論壇(Wed Mar 29 13:49:22 2000)】

這則記載，文字雖然略有瑕疵（如「嫡子」不可能有二人），但基本上是符合史例史法的。它完全模仿歷代正史，而自稱是《民史·扁本紀》。它在網路上張貼後，才幾個小時，便有「宋楚瑜之友會小瑜工坊義守分會」（<http://www.uneed.com.tw/club/>）回應，將它改成以下這個樣子：

輝祖帝有二嫡子，長子戰、次子瑜。瑜戰功彪炳，力排前朝遺老，助輝祖登帝位。帝封其食邑廣矣！然功高震主，帝憂之。遂立戰為太子，收瑜之封邑、釋其兵權，使無立足地也。瑜出走，聯其舊部，欲起。帝恐之，見戰弱，不足以抗，遂暗尋在野庶子扁，令翰林院哲大夫助之。扁原封邑於北都，因遭民變，其封邑為庶子九代之，乃依附南方諸郡，其舊屬勢盛，擁之，竟足以抗瑜。戰雖式微，餘有號召，帝以散瑜之力也。於是乎扁登高一呼，假帝之力敗瑜。即九五尊位，

號扁宗。【作者：yuping.bbs@chang2.ee.ncku.edu.tw(讓世界因愛而發光)，標題：《稗官野史》，時間：陽光椰林 BBS 站(Wed Mar 29 20:04:54 2000)】

修改的文字不太多，但改動中即具史筆褒貶之意，例如「『暗』尋在野庶子扁」，指明李登輝暗助陳水扁；「扁原封邑於北『都』」，也較明確；以「因遭民變」代替「忤逆帝」，來說明其市長敗選是遭選民唾棄，而非不獲李登輝歡心，故其下云其封邑非為馬英九「有」，而是被馬「代之」，亦可見史筆。又，說陳水扁「依附南方諸郡」「『竟』足以抗瑜」，皆具貶義。可是，正因為貶了陳水扁，大概引起扁迷不滿，幾小時後，網路上又貼了修訂史書一則，曰：

輝祖帝有二嫡子，長子戰、次子瑜。瑜戰功彪炳，力排前朝遺老，助輝祖登帝位。帝封其食邑廣矣！然次子恃功而驕，目無長序倫常，欲取兄而代之。遂行收攬民心，民脂民膏賄地方名紳土霸，故作清高以沽名釣譽，以國家之器收為私之名。復藉百姓之愚及其之作戲，逢天災地禍，必疾呼今上枉顧民意！實為欲以天怒人怨為反叛之由。其城府之深、野心之大，天地可鑑。帝憂之，遂立戰為太子，收瑜之封邑、釋其兵權，使無立足地也。瑜怒走，聯其舊部，欲反。戰弱，不足以抗，帝恐之；扁原封邑於北都，都民安居樂業，因遭賊變，其封邑為帝將九奪之，乃依附南方諸郡，其舊屬勢盛擁之，人民愛戴之，遂足以抗瑜。戰雖式微，餘有號召，足以散逆瑜之力也。於是乎扁登高一呼，帝舊部紛紛歸順扁，加翰林院大夫哲助之，終奪九五尊位，號扁宗。【作者：Lopin.bbs@firebird.cs.ccu.edu.tw(親愛的是個大眼晴)，標題：

《新民史·扁本紀》，時間：中正大學四百年來第一站(Wed Mar 29 23:02:29 2000)】

這一則加了一大段話罵宋楚瑜，又加了一大段話捧陳水扁，一副陳水扁即位是順天應人、理所當然的樣子。這幾篇「史記」，可以讓我們看出什麼訊息呢？

一、選舉時的立場對立，顯然不因為選畢而告結束。選戰結束了，另一個戰場，也就是對這場戰役的歷史敘述權及解釋權之爭，才開始啟釁。歷史上，一個政權打敗了另一個政權後，除了清理戰場之外，也必然要開始進行修史的工作，為自己和被他打敗的人確立一個定位。可是前朝遺老或隱居在山林野澤中的不滿於新政權者，也抱著「老子打不過你，在紙上罵你龜兒子」的原則，在歷史敘述上另闢戰場，以私人撰述，藏諸名山，傳於後世。以上第一、第二則網站，號稱「民史」，即屬此類。第三則倒近於官修史書了。不過，無論如何，這種修史的行為，本身貌似諧戲，實與歷代政權更替之際所出現之現象，其實甚為類似，頗有可以合觀併論之處，不容忽視。

二、歷史敘述，從來就不是客觀的。近代史學，以科學方法、客觀研究為標幟，仰賴史料。頂多只承認歷史解釋有主觀性，但認為只要研究者能去除本身主觀的偏見，人人就都能依客觀之資料做出客觀的詮釋與判斷。殊不知材料本身就出於主觀。歷史敘述，究竟是由誰來敘述，非常重要。同一件事，成王敗寇，概由敘述者之不同立場，而呈現完全不同之價值差異。宋楚瑜之出走，到底是因李登輝忌憚他，故意使其無立足之地，遂不得不走；抑或野心太大，反出國民黨？陳水扁敗選台北市長，到底是「因遭賊變」，還是「因遭民變」，或者竟是「忤逆帝」，端看敘述人怎麼想。以今觀昔，更能明白古代史書記載之真相，也可以破現

代史學界客觀史料觀之迷思。當代史學中新歷史主義曾強調歷史就是書寫，網路史記，尤能印證這個道理。

三、這些歷史書寫，不論立場為何，全都採用了過去史書的體例及筆法。以李登輝為帝、以彼與其接班人為父子關係、以選舉得來的行政區域為帝王賜封的采邑，這固然是「諧擬」的效果，但更深一層看，豈不說明了：號稱已民主化的台灣、號稱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其政治實質，仍不脫君主政治之運作模式？或者，民眾看待這些政治人物之興衰起伏，心理仍與看古代帝王政治相同。以上兩者，必居其一或兩者均是。而這一種類似小孩看破國王其實沒穿衣服的效果，恐怕也反而妙契台灣民主政治之真相實相，比一般蛋頭學者、御用文人之高論宏論貼切得多。因為台灣的總統，不是權力大似皇帝，而是大勝皇帝。古代皇帝僅代表政權，治權則在宰相手上，故帝王甚至可數十年不臨朝。皇帝若欲降詔，亦需經宰相副署。今則行政院長只等於總統府行政局長，行政院長副署權也被刪掉了。總統有權無責，又無「拾遺」「補闕」「諫議」之官，職糾其失；媒體偶或言之，便欲封禁，便扣上「統派媒體」、「唱衰台灣」等大帽子。府中更設有國安會、國安局，非情報局、調查局所得轄理，大似東廠。古代一般皇帝，哪得有此體制？李登輝時期，機要蘇志誠居然直接批示公文，古代任何皇帝，更哪敢任由嬖幸或宦豎如此？就此言之，此類民史，反為信史矣。

四、古史之寫作，權在史官。春秋戰國以後，王官失守，學在民間，唯有史官仍為官守，司馬遷自謂其家「世掌天官」者是也。司馬遷的《史記》也因此不能視為民間自撰之史書。後來班固父子私修《漢書》，差點獲罪，更可見史書編撰之權在當時尚未下放至民間。可是《漢書》以私修之史，終獲朝廷承認，對民

間修史的事，形成了變相的鼓勵和默許。故隨後民間修史之風大盛，記後漢史事者即有十餘家，史學乃大興，脫離經學，自成乙部。但經過魏晉南北朝之後，「國史」的觀念又興起了，一代之史，多由國家開立史局，召員編修。以致所謂「正史」大抵均屬官修之史。現在我國仍有國史館之設，延續這個傳統。不過，民間修史的傳統，也並不因此而斬絕，「野史」不僅存在巷議街談、筆記小說中，也仍有不少民間有心人士在編撰史著。近數十年來，更有如劉紹唐主持《傳記文學》月刊，自號「野史館」的例子。世謂其「以一人敵一國」，可見野史畢竟不可廢。如今劉老故世矣，傳記文學，野史稗官，則不僅可見諸《傳記文學》，更可以在網路上發展，豈不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嗎？

五、民間修撰，稗官野史，當然不會像官修史書那麼「嚴謹」，也就不會那麼呆板無趣，讀起來是很好玩的。無論政治立場為何，讀此民史，大概都會莞爾一笑。因此，書寫或閱讀此類民史，也是紓解政治壓力的一種方法，情況就跟高壓統治的社會中流行政治笑話揶揄專政者一樣。其政治功能正在它的諧謔、仿擬、角色編排之中。

六、民間修史，觀點當然不會像官修史書，要定於一尊；它必然是各說各話，而且充分衍申、異變的。古代稗官野史，常稱為「演義」，即肇因於此。但書寫本身是單線的，印刷品能容納的衍申變異也很有限，唯有網路可以充分發揮這種特點。所以我們看上述各民史，就都發展出前編與續集。如《民史·扁本紀》後面，有人加上了這一段：

扁...即位，號扁宗。

然瑜、戰之部將知悉輝祖之謀，有所不滿，群聚京城之東景福門外，輝祖之行宮。眾意要求輝祖下詔罪己以謝天下，與

京城巡捕衝突對峙。越七日，輝祖不得已乃應允之，下詔罪己，將已兵權轉授其子戰。戰決議力圖中興，整編將兵、裁汰老弱，再圖振作。而次子瑜收其殘部，重編將士，組成新軍，號曰親民也。扁宗雖得繼位，但天下已成三分之勢。戰之國民軍、扁宗之民進軍、瑜之親民軍。三人逐鹿中原，鹿死誰手，難分難解。而此時北狄匈奴老江單于，與左賢王戎基、右賢王樹狼出言恫赫，揚言渡西海越長城內犯中原。

而在《民史·扁本紀》前面，又有人寫了一篇「前編」，名為「扁中興」：

初瑜之興也，治軍嚴明，屢戰皆捷，民心震動。帝患之，益增兵助戰。戰性懦，遇事不能決，士卒叛者眾。及事急，帝猶信戰也，故舊大臣圍帝諫，請誅逆閹、放太子，以迎賢庶公子扁。帝沉吟未答，太師以卵擊石，帝乃悟，力斬蘇、廢戰，昭告天下。扁之始立也，眾未服，扁乃與群臣約法三章：「殺人者死、掖金及黑道抵罪」，朝野乃大悅。帝輝烏龍十一年，扁以女將蓮為帥，與瑜軍戰北港、大甲間。鄉間黃巾賊起兵助瑜，瑜兵勢大盛。扁見危，親吮士卒膿瘡，於是眾皆效死，乃大勝瑜，俘敵三十餘萬。瑜袒裼降，扁赦其不死，封「親民侯」。

本文褒貶之立場不明確。稱扁為賢庶子，說助宋楚瑜的顏清標是信奉宗教的黃巾賊，似是左袒陳水扁的。但說陳之獲勝乃「吮士卒膿瘡」而然，又似對陳之得勝不無微辭；唯有批評李登輝用逆閹蘇志誠，年號烏龍，是顯然反李的。〈扁本紀〉又另有續編：

扁宗繼，眾譁然，擁瑜舊部揭竿起義於天壇前，罪輝以通匪

叛國之罪。輝不服，遣座下閹宦蘇仔釋之曰：「政不在清，黑金可行；味不在辛，老薑無敵」，又對眾曰：「此陣仗吾見多矣，不數日，汝等烏合自潰散也。」聞是言，眾驚怒，群情激憤如排山倒海，與天壇前御林軍對峙抗衡五日夜，誓言不清算輝等匪黨不罷休。不數日，輝不敵民及故朝元老等逼宮，遂退位。一千奸佞皆被縛，判以通匪之罪，處宮刑、鞭數十，驅之別院。瑜舊部見老賊退位，遂自立黨羽，號新民，仁人志士皆懷少康中興之志，行臥薪嚐膽之實，勵精圖治，待四年整軍經武，一統中原。

本件雖有「黨羽」等詞，但顯然是支持宋楚瑜的。網路上觀點之分歧，由此可見。

過去「史」本來就是「書寫」之意，史字，甲金文均作，象人執筆書寫之狀。後代史官也強調要秉筆直書，故史法又稱書法。然而，自從錄音錄影技術發明後，記錄史事的方法，除了書寫之外，更可以利用影音，這就是「口述歷史」和「影視史學」興起的原因。影像史學以紀錄片和電影電視片為史述，鏡頭被認為具有與筆一樣的功能。如今，網路出現了，一個新的網路書寫時代來臨了，史學顯然也出現了一個新型態新領域，那就是我在前面介紹的網路史學。這種史學的性質與發展，勢必成為新的史學研究熱門話題。

所謂網路史學，不是用網路去貼載幾則政治諷喻而已，網路史學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此話怎講？

李歐塔《後現代狀況》一書有幾章談〈敘述性知識的語用學〉〈科學性知識的語用學〉〈敘述功能與知識合法化〉〈知識合法化的敘述說法〉以及〈解合法化〉。其大意謂：敘述性知識(narrative knowledge)與科學性知識不同，敘述性知識無合法不合法之問

題，即或有之，也是看主述者、聆聽者與指涉物三者之間的關係而定，在「語言競賽」之中，獲得認可。用中國史述來說，《三國演義》《三國志》或三國戲曲等，它們所提供的敘述性知識，被接受者認同了、在生活中運用了，它就是合法的。而且不會只有一種是合法的，而是在一個社會中可同時存在許多說法。但近代史學，卻無視此敘述性知識之特性，以科學性知識去要求它，只有一種經由學院史學專業人士考證認定的真相，並「對敘述知識提出質疑，說它們永遠無法用論證或證據來說明。……因為敘述知識是由習俗、意見、權威、偏見、無知和意識型態所組成，只是一些適合小孩和女人閱讀的寓言、神話或傳奇」（第七章）。

近代史學這個合法化的特徵，乃是近代追求合法化的文化表現之一端。據李歐塔觀察：

追求社會政治合法化的方法，與新的科學態度結合在一起，主角英雄的名字便換成了人民（people）。人民的共識成了合法性的標誌，而人民所創造的競賽規範標準模式（mode），就是所謂的公開辯論（deliberation）。……人民辯論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義，這與科學圈內辯論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用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累積民法知識，就像科學家累積科學定理一般。他們改進共識的方法，就如同科學家依照他們研究所得，生產新式的典範（paradigms），修正舊有的規則。……所謂的人民，特別是人民組成的政治機構與制度，不僅僅以獲得知的權利而滿足，他們還要制訂法律。……如此一來，人民不但可以演練他們的能力，諸如怎樣以定義指稱性的說法去決定何者為真理，同時也可以用命令性的說法來宣布何者為正義。

因此，李歐塔認為現代社會的民主，不僅改變了敘述知識，也改變了人民。人民不再是傳統意義的人民了。要改造這樣的社會，便須強調「解構合法化」（Delegitimation），讓敘述知識恢復其敘述性，各種敘述則在語言遊戲與競爭中形成它的合法性。而此一現象，事實上也就是後現代世界的狀況。

李歐塔的理論，是針對哈伯瑪斯所說的「合法性危機」而來。哈伯瑪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會出現合法性危機，故擬以交往理論，建立共識社會來試圖解決這種危機。李歐塔則擬以解構合法化來解除此一危機。而他構思後現代社會中敘述知識之問題時，他腦中想的，其實不是傳統的，如上文我們為了舉例方便而說的一些古老史述，而是如他第一章的標題：「資訊化社會中的知識」。他強調後現代的知識不能也不再是科學，指的就是資訊化社會中以電腦為核心所構成的知識及語言。可惜他不懂史學，否則以網路史學為例證，說明他所要講的後現代敘述性知識之問題，一定會講得更清楚。

我在這本論文集前面舉這個例子，無非也只想藉此提醒讀者注意資訊科技發達的這個社會中，知識、語言或政治均須重新觀察。希望這本論文集的文章，能為讀者您打開新的窗口，看見或看清新的世界。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龔鵬程 謹誌

孫 序

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 是一部重三十噸，有一萬八千個真空管、五百萬個焊接點，體積差不多有兩間標準教室的龐然大物，它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腦，開始研製於一九四三年，完成於一九四六年。雖然它的出現至今還不滿六十年，但與電腦相關的資訊科技產業產值不斷提高，電腦的功能日新月異，用途也越來越廣泛，而它的體積也縮小到可置放於一般人的桌上、膝上甚至掌中，再加上網路的興起及不斷的改善，資訊流通更為便利，電腦及資訊科技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日益深化。有鑑於此，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在民國九十年十二月與本校資訊系共同舉辦「第一屆政治與資訊科技研討會」。此次會議，獲得台灣學界熱烈迴響與支持，與會學者、專家及學生討論精彩，論文集索取與銷售一空。由於第一屆研討會的成功，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又在民國九十二年四月，舉辦「第二屆政治與資訊科技研討會」，此次研討會，投稿論文較第一屆更為踴躍，同時也獲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新聞局與外交部等單位的補助。國際知名的政治思想學者，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 John Dunn 教授在此次研討會中發表主題演講，講題為「不均衡的全球化資訊時代中的個

人自由、民主政治與公共安全」。

「政治與資訊科技」研討會至今已舉辦三屆，而其主要探討方向有下面幾個：第一、在資訊科技的不斷發展及產值不斷提升之際，各國政府如何制定各種資訊政策？又以前何種方式提升其科技產業？而其效果又如何？第二、資訊科技的發達對於國際關係、外交政策與作為、國防安全將帶來何種影響？資訊戰爭是現實還是幻想？恐怖組織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恐怖活動的可能性為何？又會帶來什麼影響？第三、政府及政治人物如何利用資訊科技？而其影響與成效如何？第四、資訊科技與民主政治到底有著什麼關係？它能夠提高民主政治的品質，或只是淪為民粹主義的工具？第五、電子化政府能否增進人民福祉？是否能擴大民眾對各種公共政策與議題的參與？及資訊科技如何提升政府效能？第六、資訊技術的持續進步，將如何改變政治學領域中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方向？這些議題涵蓋政治學中許多次領域，如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研究方法、政治經濟學等。而本書收錄第一屆與第二屆研討會中論文共十五篇，全書共分為七篇，每篇收錄二到三篇文章。由於受篇幅所限，編者將文章摘要部分全部刪除，但擷取各文章中部分重點內容，稍做更動，改寫成為下面的導讀，以服務讀者。

本書第一篇為資訊科技與政治學研究，主要的內容在於探討政治學研究方法在資訊科技不斷更新下，能有哪些新的作法。徐振國在〈論科學方法論與詮釋學方法論之整合：製作「社會政經資料庫」之啟示〉中指出：政治學研究，應該注意科學方法論和詮釋學方法論的辯證均衡發展。而長期以來在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方法論上，已發展出許多研究方法和分析技術，但詮釋學還停留在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的主觀論述階段。雖然詮釋學中的論述分

析和文本分析相當發達，但並未被政治學界充分引介和吸收，故使政治學方法論長期停留在偏頗發展的狀態。如今電腦中文全文檢索資料庫廣泛發展，政治學界顯然也應該建立它自己學術專用的資料庫，使其有助於探索政策、制度和意識形態之發展。不過徐教授覺得政治學界不要把中文檢索資料庫當作一個純粹技術性的使用工具，而應重視它跟文本分析和論述分析的可能結合，藉此提升政治學者對語言、語意、語境、敘事和義理辨析的敏感和重視。這樣方可使講究建構性義理脈絡的詮釋學有具體落實的基礎和途徑，而終於可使 Donald Moon 所主張之科學方法論和詮釋學方法論均衡發展的理想可以實現（參看徐振國）。

駱至中和林錦昌在〈資料探勘技術於政治學研究之應用：以民意調查資料的智慧型分析為例〉指出，近來資訊科技在巨量資料處理和高速運算等方面的能力進步神速，其中資料探勘（data mining）這項能在所掌握到的大量資料中進行多維度搜尋，並更進一步地擷取出藏匿於其中之知識樣模（knowledge patterns）的技術更是有顯著的進展與突破。對政治學者而言，資料探勘技術應當也會是個不錯的研究工具。在此篇論文中，他們針對資料探勘如何能協助政治學進行知識探索進行探討，並從技術面著眼提供許多建議。同時他們用實際的民調資料進行分析，他們的實證結果顯示，資料探勘確實能成為政治學研究的有效工具，同時也說明善用資訊科技會對政治學的研究產生正面的幫助（參看駱至中、林錦昌）。

第二篇為網路政治行銷和直接參與，主要探討電腦網路高度發展後，對於政治行銷與民眾直接參與政治有何種影響，而成效又為何。黃東益、蕭乃沂與陳敦源在〈網際網路時代公民直接參與的機會與挑戰：台北市「市長電子信箱」的個案研究〉中指出，